

掌心里的故乡



夕梦

不曾休

周作人 郁达夫 席慕蓉 迟子建 等著
林冬冬 主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梦不曾休 / 林冬冬主编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

出版社, 2015.8

(掌心里的故乡)

ISBN 978-7-5317-3481-9

I. ①乡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②

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5082 号

乡梦不曾休

主 编 / 林冬冬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
装帧设计 / 锦色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

字 数 / 212 千

印 张 / 10.25

版 次 /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481-9

定 价 / 35.00 元

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/ 001

水乡怀旧 周作人 / 005

我的家乡 白薇 / 009

故都的秋 郁达夫 / 028

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/ 032

年味忆燕都 张恨水 / 036

故乡的小年 张恨水 / 038

后门大街 朱光潜 / 040

乡情小札 曹靖华 / 046

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/ 050

想北平 老舍 / 055

北京的春节 老舍 / 059

清河坊 俞平伯 / 064

我的故乡 冰心 / 069

我所生长的地方 沈从文 / 078

市集 沈从文 / 082



忆社戏 钟敬文 / 086

故园之恋 钱歌川 / 088

北平的街道 梁实秋 / 092

疲马恋旧秣，羁禽思故栖 梁实秋 / 096

愿化泥土 巴金 / 105

新春的乡情 叶灵凤 / 109

岁暮杂景 楼适夷 / 111

话故都 吴伯箫 / 119

小桥流水人家 谢冰莹 / 124

元宵戏 徐铸成 / 127

乡土情结 柯灵 / 131

北平的“味儿” 纪果庵 / 137

乌篷船 罗大冈 / 143

衣褐还乡 张中行 / 147

深秋的北平 曹禺 / 152

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 / 155

失眠之夜 萧红 / 158

月是故乡明 季羡林 / 162

故乡的雨 唐弢 / 165

老家 孙犁 / 167

金陵犹记著丹青 周而复 / 170

故乡的婚礼 琦君 / 175

小巷人家 陈从周 / 179

苦念北平 林海音 / 182

我的家乡 汪曾祺 / 186

臣心如水 王鼎钧 / 194

故乡情 茹志鹃 / 198

金陵子弟江湖客 余光中 / 204

蒲公英的岁月 余光中 / 218

乡梦不曾休 黄永玉 / 227

梦中的天地 陆文夫 / 229

家乡话 韩羽 / 238



一碗卤煮里的乡愁 谢冕 / 242

姑苏城内 逯耀东 / 245

愁乡石 张晓风 / 251

乡愁 三毛 / 255

飘蓬 席慕容 / 258

乡关何处 余秋雨 / 263

故乡在远方 张抗抗 / 290

秦腔 贾平凹 / 294

白雪红灯的年 迟子建 / 303

故乡的榕树 黄河浪 / 307

宣纸上的故乡 陶方宣 / 312

北平的春天

周作人

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，虽然我还不大觉得。立春已过了十天，现在是七九六十三的起头了，布衲摊在两肩，穷人该有欣欣向荣之意。光绪甲辰即一九〇四年小除那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曾作一诗云：

一年倏就除，风物何凄紧。百岁良悠悠，向日催人尽。

既不为大椿，便应如朝菌。一死息群生，何处问灵蠢。

但是第二天除夕我又作了这样一首云：

东风三月烟花好，凉意千山云树幽，冬最无情今归去，明朝又得及春游。

这诗是一样的不成东西，不过可以表示我总是很爱春天的。春天有什么好呢，要讲它的力量及其道德的意义，最好去查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抒情诗的演说，那篇世界语原稿是由我笔录，译本也是我写的，所以约略都还记得，但是这里誊录自然也更可不必了。春天的是官能的美，是要去直接领略的，关门歌颂一无是处，所以这里抽象的话暂且割爱。

且说我自己的关于春的经验，都是与游有相关的。古人虽说以鸟鸣春，但我觉得还是在别方面更感到春的印象，即是水与花木。迂阔地说一句，或者这正是活物的根本的缘故罢。小时候，在春天总有些出游的机会，扫墓与香市是主要的两件事，而通行只有水路，所在又多是山上野外，那么这水与花木自然就不会缺少的。

香市是公众的行事，禹庙南镇香炉峰为其代表。扫墓是私家的，会稽的乌石头调马场等地方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还是一种代表的春景。庚子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云：

晨坐船出东郭门，挽纤行十里，至绕门山，今称东湖，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，堤计长二百丈，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，游人颇多。又三十里至富盛埠，乘兜桥过市行三里许，越岭，约千余级。山中映山红牛郎花甚多，又有蕉藤数株，着花蔚蓝色，状如豆花，结实即刀豆也，可入药。路皆竹林，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，颇为可观。忽闻有声如鸡鸣，阁阁然，

山谷皆响，问之轿夫，云系雉鸡叫也。又二里许过一溪，阔数丈，水没及骭，舁者乱流而渡，水中圆石颗颗，大如鹅卵，整洁可喜。行一二里至墓所，松柏夹道，颇称阔壮。方祭时，小雨簌簌落衣袂间，幸即晴霁。下山午餐，下午开船。将进城门，忽天色如墨，雷电并作，大雨倾注，至家不息。

旧事重提，本来没有多大意思，这里只是举个例子，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。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，平常对于水不觉得怎么新奇，要去临流赏玩一番，可是生平与水太相习了，自有一种情分，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，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，禽虫又次之。我非不喜禽虫，但它总离不了草木，不但是吃食，也实是必要的寄托，盖即使以鸟鸣春，这鸣也得在枝头或草原上才好，若是雕笼金锁，无论怎样的鸣得起劲，总使人听了索然兴尽也。

话休烦絮。到底北京的春天怎么样了呢，老实说，我住在北京和北平已将二十年，不可谓不久矣，对于春游却并无什么经验。妙峰山虽热闹，尚无暇瞻仰，清明郊游只有野哭可听耳。北平缺少水汽，使春光减了成色，而气候变化稍剧，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，如不算它是夏的头，亦不妨称为冬的尾，总之风和日暖让我们着了单褂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是极少，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。不过这春的季候自然还是有的。第一，冬之后明明是春，且不说节气上的立春也已过了。第二，生物的发生当然是春的证据，牛山和尚诗



云，春叫猫儿猫叫春，是也。人在春天却只是懒散，雅人称曰春困，这似乎是别一种表示。所以北平到底还是有它的春天，不过太慌张一点了，又欠腴润一点，叫人有时来不及尝它的味儿，有时尝了觉得稍枯燥了，虽然名字还叫作春天，但是实在就把它当作冬的尾，要不然便是夏的头，反正这两者在表面上虽差得远，实际上对于不大承认它是春天原是一样的。

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。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，虽然这是三四十年前的事，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。至于冬天，就是三四十年前的故乡的冬天我也不喜欢：那些手脚生冻瘃，半夜里醒过来像是悬空挂着似的上下四旁都是冷气的感觉，很不好受，在北平的纸糊过的屋子里就不会有的。在屋里不苦寒，冬天便有一种好处，可以让人家作事：手不僵冻，不必炙砚呵笔，于我们写文章的人大有利益。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，我并无什么不满意，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。

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

水乡怀旧

周作人

住在北京很久了，对于北方风土已经习惯，不再怀念南方的故乡了，有时候只是提起来与北京比对，结果却总是相形见绌，没有一点儿夸示的意思。譬如说在冬天，民国初年在故乡住了几年，每年脚里必要生冻疮，到春天才脱一层皮，到北京后反而不生了，但是脚后跟的斑痕四十年来还是存在，夏天受蚊子的围攻，在南方最是苦事，白天想写点东西只有在蚊烟的包围中，才能勉强成功，但也说不定还要被咬上几口，北京便是夜里我也是不挂帐子的。但是在有些时候，却也要记起它的好处来的，这第一便是水。因为我的故乡是在浙东，乃是有名的水乡，唐朝杜荀鹤《送人游吴》的诗里说：

君到姑苏见，人家尽枕河。

古官闲地少，水港小桥多。



他这里虽是说的姑苏，但在别一首里说：“去越从吴过，吴疆与越连。”这话是不错的，所以上边的话可以移用，所谓“人家尽枕河”，实在形容得极好。北京照例有春旱，下雪以后绝不下雨，今年到了六月还没有透雨，或者要等到下秋雨了吧。

在这样干巴巴的时候，虽是常有的几乎是每年的事情，便不免要想起那“水港小桥多”的地方有些事情来了。

在水乡的城里是每条街几乎都有一条河平行着，所以到处有桥，低的或者只有两三级，桥下才通行小船，高的便有六七级了。乡下没有这许多桥，可是汉港纷歧，走路就靠船只，等于北方的用车，有钱的可以专雇，工作的人自备有“出坂”船，一般普通人只好乘公共的通航船只。这有两种，其一名曰埠船，是走本县近路的，其二曰航船，走外县远路，大抵夜里开，次晨到达。埠船在城里有一定的埠头，早上进城，下午开回去，大抵水陆六七十里，一天里可以打来回的，就都称为埠船，埠船总数不知道共有多少，大抵中等的村子总有一只，虽是私人营业，其实可以算是公共交通机关，鲁迅短篇小说集《彷徨》里有一篇讲离婚的小说，说庄木三带领他的女儿往庞庄找慰老爷去，即是坐埠船去的，但是 he 在那里使用国语称作航船，小说又重在描画人物，关于埠船的东西没有什么描写。这是一种白篷的中型的田庄船，两旁直行镶板，并排坐人，中间可以搁放物件。船钱不过一二十文吧，看路的远近，也不一定。

乡村的住户是固定的，彼此都是老街坊，或者还是本家，上船一看乘客差不多是熟人，坐下就聊起天来，这里的空气与那远

路多是生客的航船便很有点不同。航船走的多是从前的驿路，终点即是驿站，它的职业是送往迎来的事，埠船却办着本村的公用事业，多少有点给地方服务的意思，不单是营业，它不但搭客上下，传送信件，还替村里代办货物，无论是一斤麻油，一尺鞋面布，或是一斤淮蟹，只要店铺里有的，都可以替你买来，他们也不写账，回来时只凭着记忆，这是三六叔的早烟五十六文，这是七斤嫂的布六十四文，一件都不会遗漏或是错误。它载人上城，并且还代人跑街，这是很方便的事，但是也或者有人，特别是女太太们，要嫌憎买的不很称心，那么只好且略等候，等“船店”到来的时候，自己买了。城市里本有货郎担，挑着担子，手里摇着一种雅号“惊闻”或是“唤娇娘”的特制的小鼓，方言称之为“袋络担”，据孙德祖的《寄龕乙志》卷四里说：“货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，是货什杂布帛及丝线之属，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街且售，故云。”后来却是用藤竹织成，叠起来很高的一种箱担了，但在水乡大约因为行走不便，所以没有，却有一种便于水行的船店出来，来弥补这个缺憾。这外观与普通的埠船没有什么不同，平常一个人摇着橹，到得行近一个村庄，船里有人敲起小锣来，大家知道船店来了，一哄地出到河岸头，各自买需要的东西，大概除柴米外，别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，有洋油与洋灯罩，也有芒麻鞋面布和洋头绳，以及丝线。这是旧时代的办法，其实却很是有用的。我看见过这种船店，乘过这种埠船，还是在民国以前，时间经过了六十年，可能这些都已没有了也未可知，那么我所追怀的也只是前尘梦影



乡梦
不曾休

了吧。不过如我上文所说，这些办法虽旧，用意却都是好的，近来在报上时常看见，有些售货员努力到山乡里去送什货，这实在即是开船店的意思，不过更是辛劳罢了。

一九六三年八月

我的家乡

白 薇

我生长的村子，名叫“秀流”。

“青山耸翠，秀水流长”，这八个字可以形容我们村子的环境。

东面是重重叠叠的高山，一个峰依着一个峰的肩怀，高峰甜蜜地吻着青山，以一个熄火山，俗名“通天蜡烛”的巨峰顶，衬在最后，而从远地滚滚流来的江水弯过山脚，我们的村落，就从那儿起头。

南面是一条刚刚转过弯的江水急流西下，横过村前，水面很宽，澄清见底。隔江是湘粤交通的大路，芦洲，沙岸，散散的桃李，伟大的樟树、松林，巨树掩蔽的伙铺绵长半里，点缀路的两旁；还有田地交错的平原、绿野、浅山，慢慢地层叠而上，展开遥远的洞口（洞口，是山与山之间的有田有地有倾坡浅山的开朗的地方）十几里。

西面除了少许的禾田之外，隔江是壁立的山岩，山壁怪石嵯峨，断岩片片陡映江心，而江水碰着西面的山壁，又转一个弯折而北下。山下是澄碧的深渊深几十丈，水涡回旋，山上是灌木，小竹满山好



几里。春夏雨水足时，几十天的瀑布飞溅着可爱的白沫，轰轰的瀑布声交应着“咕咕咕”的鹧鸪唱和声；瀑布旁有著名的山洞，洞长四十里，依着洞内天然的石壁，建有很大的庙宇，村村的妇女求子问财祈福寿，都到那庙里去烧香许愿，庙门就对着我家的西窗。洞中有美丽的钟乳石、石乳滴成的莲花盆（是雪白的石乳莲花，坐在雪白的石乳盆里）、乳桌、乳球等，用棍去敲这些乳桌、莲花，发出铿锵动听的声音。又有无数大蝙蝠，展开翅膀六尺许。还有层层不规则的石壁房，及暗黑的长洞、水洞……洪杨之乱，人民避乱在洞里，近来成为读书人的避暑地。

北面却稍平凡，水田、黄土，散散着可种杂粮的倾坡，枣林遍地，最后蔽天的松林无边际，远远浅山起伏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“秀流”好像一条长龙，从山下伸出身子往江里深渊处去饮水。它从东山脚、江水滨，搭起吊楼（虚脚楼）板房，建筑店铺式的房屋，中间留出一条像街的通路。这儿，还没有展开村落宽广的面积，仿佛是还留在山脚的龙尾；空一些隙地，是砖瓦的楼房，一幢一幢地，沿着江，由江岸层叠上去，屋瓦鳞连直往西下，至中段是祠堂，祠前有水塘，那儿屋宇稠密，仿佛是肥胖的龙腹；再沿江西下，屋子一排排朝江层叠着，和江滨横黛的桃、柳、梨树，石榴、乌竹、橘柚，形成狭长数里的村落，直到最下游的大厦。前一幢面江的是我们的家，后一幢是古书房（书院），那是龙头了，它接近江水的深渊。

有条像长街的大路，直贯在村中，沿村有七个码头，我们门前，